

# 从“吸星大法”看学习

文/迂夫子 图/勾 森



金庸武侠世界里不乏奇异绝学，其中《笑傲江湖》中的“吸星大法”尤为引人注目。令狐冲陷身梅庄地牢，无意之中练就了这绝世武功。脱困后闯荡江湖，内仗“吸星大法”，外借“独孤九剑”，令狐冲竟然独步武林，笑傲江湖。

“吸星大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武功，竟然有如此威力？原来这是一门内功，运行起来可以吸取别人的内力，为己所用，被吸取内力者的武功修为越高，修炼者的收益便越大。然而，任何武功都有其局限性，吸取内力后，必须配合化解之法，将内力融合化解，否则内力越多，反噬之力越强，最终可能导致走火入魔。

金庸先生深谙辩证法，对“吸星大法”的描绘也体现了学习的真谛。

学习，即是一个获取与消化的过程。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汲取，还是他人经验的吸取，都属于学习范畴。然而，很多人在学习过程中容易贪多求全，梦想着揽天下知识于一身，取世间智慧于一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成为人中龙凤，以至于有人看似在发奋读书，刻苦学习，实际上仍泯然如众人。其实这种学习方法，正犯了修习

“吸星大法”的大忌。只读书不思考就不能使所学融会贯通，所学知识即使记住了，也仍然是储存在大脑的某个角落，并没有被自己吸收。吃饭时为了填饱肚皮，狼吞虎咽，生、冷、硬的东西不加选择一股脑地吃下去，肠胃肯定要有反应。时间一久，胃溃疡、胃炎、胃出血等病症就会找上门来。

学习不能一味贪多，而应像老牛吃草。老牛低头吃草，囫圇咽到肚里，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胃填满。之后就是躺下来，把被胃液包裹着的青草返到嘴里，加上唾液的搅拌，牙齿的咀嚼，一番加工后再吞回肚子里，最终化为身体的营养。这一过程，我们叫它“倒嚼”，学名唤作“反刍”。因此，学习应先吸取知识，再通过反复思考、实践论证，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形成综合素养。

闯荡人生江湖，我们都要精研一门绝世武功，同时不忘修习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作为化解之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武功的精髓，成为真正的人才。

漫品武侠

雨天，有位参加科考的书生避雨檐下。屋内的老者见书生身形消瘦，单薄的衣服已被雨水打湿，便请他进屋，并让老伴儿煮山芋给书生吃。书生连吃两碗，笑言：“将来不会忘记您老的山芋之恩。”

十几年后，书生已位列丞相，偶然间吃了厨师煮的山芋，觉得没有之前吃过的香。于是，想起那位老人，便派人寻访，并用车子把老两口接到京城。丞相见到老人感慨道：“您老的恩情我没齿难忘，您夫人煮的山芋又香又甜，烦请她再给我煮一次吧。”然而，丞相吃过后摇头，叹息不如之前的好吃。老人借此说了一番道理：“山芋还是山芋，只是当年在雨中瑟瑟的你饥不择食，如今吃惯了山珍海味，自然吃不出山芋的香甜了。”



这则故事出自明代周容《春酒堂诗文集》。一变阔，胃口就变，是人之常情。“然则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者，岂独一箸间哉！”一阔胃口就变，但变的何止是胃口？这则故事背后的一段议论发人深省：说有患难夫妻，男的苦读，女的辛勤伴读，后来男的成名，讨了小老婆，一脚把发妻踹了，就像扔掉山芋一样；有学生读书时立志，将来做官廉洁如古人某某，忠孝如古人某某，日后真的做了官，却因贪污受贿被法办；一些达官显贵，平日满嘴仁义道德，一旦国家有难，却变节求荣，仁义道德像山芋一样被扔掉了。

鲁迅曾作幽默诗赠内山完造，其中有名句“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看上去是戏言，但翻翻历史，却让人毛骨悚然。秦代陈胜，早年与人佣耕，常言“苟富贵，无相忘”，等到他造反成功，做大王了，阔了，脸却变了。当年一起佣耕的人去看望他，对人讲他过去种种，陈胜一怒将其脑袋搬家，吓得小伙伴们纷纷逃离。当然，像陈胜这种人，很少有人与其有“无相忘”的交情，我们见的最多的是读着圣贤书、平步青云后“阔变”的主儿，变得装腔作势，变得装聋作哑，变得媚上骄下，变得男盗女娼，变得贪欲如炽，变得非人非鬼。

鲁迅的诗与周容的故事为了一层意思，笔者想问的是，“阔变”是如何养成的？我们的生活哲学是这样教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难道“吃苦”就是为了做“人上人”？为什么要做“人上人”，非要比出个三六九等呢？比的过程中，难免要为五斗米折腰，要摧眉折腰事权贵，要屈于威武、移于贫贱、淫于富贵。人活一世，只要不忘初心，既保持一颗诚心、善心、无邪心，又有感恩心、进取心，难道不也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吗？



# “复活”一个亲人

●王乾荣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东坡《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性情东坡，怀念亡妻，年年思量，年年断肠。幽梦仿佛，亡

妻活着，“尘满面，鬓如霜”，两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然而假如宋朝有了不可思议的AI“复活术”，还原一个逝去的“东坡老妻”，会怎样？其性格、容颜、神态、做派、智力、语言、声音……神似东坡亡妻，逼真而温婉；然而，它是“它”，不是“她”，东坡与之相对，乍喜乍惊，却是恍如“相逢应不识”。精灵如东坡者，能把这魔法数字人当成血肉之躯以解痴念而与之款叙当年吗？亡妻真的活灵活现，一如在世之时吗？

是的，它的高级硅胶体表被打造得肤若凝脂，无尘无垢，颇具弹性，然而它脑袋和肚子里铺满了纵横交叉、密密麻麻的芯片、电路、焊接点等“非人”玩意儿，无此，它便无以“活着”。东坡一想起及此，一个头两个大啦，聊斋也，人也鬼也，阴阳难分，尚能“相顾”欢言吗？

东坡，陷入了一个幻境、一场骗局。这种真假“违和”，定使得东坡惊魂天外呀，把他对亡妻深沉的思念，也涤荡得支离破碎，余下的，大概只有两个字：恐怖！



# 生活就像苦瓜酿

文/阿福 图/勾 森

苦瓜去瓤焯水切成筒状段猪肉剁泥香菇切粒调成馅肉馅填进苦瓜淀粉封两边起油锅下苦瓜炸至金灿灿苦瓜段放盘中加生抽蒸软蒸苦瓜流出原汁回锅勾芡芡汁淋在酿好的苦瓜上面苦瓜虽苦不影响肉馅口感生活就是这样近朱赤近墨黑颜色容易变不同食物混煮味道易互窜苦瓜被誉君子菜苦不外传一如慎独者出淤泥而不染

灶台物语